

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，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。雄曰：「白苟堆，梁之北面重鎮，因其空虛，攻之必剋，彼若聞難，荊圍自解，此所謂機不可失也。」遂率攻之，慶之果棄荊州來，未至，雄陷其城，擒梁鎮將苟元廣。(三)

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，大軍濟河，集諸將議進趣之計。斛律羌舉曰：「宇文黑獺雖聚凶黨，強弱可知。若固守，無糧援可恃。今揣其情，已同困獸。若不與其戰，而逕趣長安，長安空虛，(三)可不戰而剋。拔其根本，彼無所歸，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。」諸將議有異同，遂戰於渭曲，大敗而歸。齊神武違之而敗。

隋末，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，充夜渡，陣於洛水之北，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，與充相對，東接月城，西至石窟。密兵多馬騎長槍，宜平寬放縱；充兵多戈矛排檣，宜隘險。(三)然南逼洛水，北限大山，地形褊促，騎不成列，充縱排檣蹙之，密軍失利。密與數騎登船南濟，(三)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。充乘勝長驅，直至月城下。密既渡南岸，即策馬西上，直向充本營，左右麾旌相繼而至。充營內見密兵來逼，急連舉六烽，充乃捨月城之圍，收兵西退，自洛北達於黑石，中間四十餘里，奔北顛狼，大喪師徒。密之此行也，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，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。充伏其權奇，不復輕出。